

千岛湖

张开巨网来捕鱼

天刚蒙蒙亮,老陈与几位老伙计就来到了千岛湖安阳口水域,此时雾气团团笼罩着碧蓝湖水上恍若青螺的一千多个岛屿,湖面恍若云雾缭绕的仙山一般。在雾气中,老陈开始悠悠唱歌,他唱的是:“友谅离了鄱阳湖哎,从此大将是渔翁哎,子子子孙孙都网鱼哎,听歌的鱼放个烟花哎……”

老陈的伙伴老钱笑道:“老



陈是陈友谅第23代孙,他们家有族谱,这湖里的大鱼都听老陈的,这歌一唱,鱼跳起来,带起一道水烟,老陈会依据‘鱼烟花’的高低、响声,还有密集度,决定今天要不要在这里拉网捕鱼。”

等老陈第三次唱完“友谅离了鄱阳湖”,水面上爆起的“鱼烟花”越来越密集了,十几斤重的鲢鳙,像听到了某种神秘的召唤,开始带着水花交互起跳,老陈在船头站稳,翕动鼻翼,感受这浩渺水面上浓烈起来的鱼腥气,他断然挥手:“明天,从这里往西两公里都可以布下拦网了,估计这一网,8斤以上的大鱼能有6万斤,鲢鳙、青鱼、草鱼和鲤鱼都有。”

见我一脸困惑,老

陈笑道:“鱼跳起来就一两秒钟,要看清鱼的品种并不容易,其实,只需闭着眼去听鱼起跳的声音,‘砰砰’作响、像打鼓一样的是青鱼;嗖嗖作响的,是头铁的鲤鱼;鲢鳙脑袋特别大,跳起来的时候声音有点发闷,是噤噤之声;草鱼头小,身子长,跳起击破水面的声音会带点停顿和拐弯,是‘嗖——扑,嗖——扑’的声音。”

渔场确定后,老陈指挥老伙计们驾驶船只,把两条4到5千米长,高约65米的巨大拦网用拖轮放下水,借助岸线,将鱼群拦截下来,然后,千岛湖渔民发明的张网,就要派上用场了,这种张网,当地人叫做“畚斗网”,顾名思义,就是能将鱼如扫地一样装起来的“网状簸箕”,老陈动手将“畚斗网”连缀在拦网上,形成埋伏圈。然后,五六条渔船上的渔民,开始一起有节奏地击打

船帮,其声响和阵势,就如同龙舟竞渡的击鼓声,在越来越紧凑的击打声中,水面上炸出了越来越密集的“鱼烟花”,大家忙着将蹿跳的鱼赶进包围圈。而在这紧锣密鼓的作业渔场中,还安放着刺网,来拦阻鱼儿的逃脱。

忽然,老陈吹响了脖子上的铜哨子,该收网了。收网也是有讲究的,先要收刺网,清除网上缠绕的水藻、河蚌、还有长尖牙的鲈鱼和鳊鱼。收完刺网,随着液压起网机沉稳有力地起收声,以及人们拉动“畚斗网”的号子声,鱼儿蹦跳的声音让围观者都激动起来,缓缓升起的巨网上,每个网结噙住的水珠都是明晃晃的、火红的。远远望去,这巨网,就像夕阳为大地母亲披上的珍珠坎肩。而在这一网淋漓鲜亮的夕照之下,老陈率领渔民将好几条沉浮式活水船赶来,只要

拉动“畚斗网”的网衣,网中的鱼,就会顺势倾倒入船舱内。

巨网捕鱼,捕捞的大鱼都在8斤以上。“小一点的鱼,就让它们喝好水、吃好料,再多长一两年。”

巨网捕鱼,需要得到批准,因为放养的鲢鳙,都是澄清水质的功臣。2006年,千岛湖水质也曾经被疯狂生长的藻类搞得幽绿黏稠,因为知道鲢鳙“嘴大吃四方”,是消耗浮游生物的好手,淳安县加大了鱼苗的投放力度,并且规定,三年不再捕捞鲢鳙。果然,等了整整三年,千岛湖的水质又清得可以看到水底的老鳖了。鱼养水,水又反过来养鱼,这些年,千岛湖有机鱼头汤的醇厚与鲜美程度,比一二十年前更甚。

老陈说:“网眼留大一些,让子孙后代有‘鱼烟花’可看,还有青山绿水可相伴。”



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,热爱旅行,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。

斐济

碗底的惊喜

和朋友考察一个在斐济的旅游项目,需要物色一批当地的homestay(住宿家庭)。以前我作为游客来过斐济几次,都是住在酒店,去的也是景点。而这次



身份不一样了,真正走进斐济人的日常,从一日三餐到日常生活,都要有实实在在的接触。

总共有十户家庭待考察,我们两人各自选了五家,一天住一家,最后综合评定,签下四户。

来到第一家时已经是下午,门口的路面像贴了层层补丁,简单修缮过后的粗糙痕迹没有一点美感,也给了我不好的预感。

房主人安吉是个笑起来很暖的老太太,她已经把楼上带阳台的房间收拾出来给我住,说以后也会把这间房给其他游客住。房间不大,东西很少,因此显得敞亮,床单洗得发白,铺得很平整,桌子上摆着一本前年的台历,窗台上有一个小花瓶,插着一朵新鲜的鸡蛋花。看得出她已

经在很努力地改善房间的居住环境了,但无奈房子本身的硬件条件仍然很差,我是不看好的。

楼下住着她的大儿子一家,楼上则是安吉和小儿子一家住。

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,我要对房间、周边环境及每餐拍照和评分,作为评比依据,如果被选上,这些照片还会展示给游客看,再让他们从中选择自己想要入住的人家。当晚的晚饭是方便面和鸡胗,但我从碗里只看到了方便面,并没看到鸡胗,如果是这样的伙食,肯定是不达标的。我先拍好照片,上传到系统平台,填了晚餐食物的评分是2分(10分制)。安吉也觉察到了我的不高兴,伸着手说让我吃。

我用叉子搅起方便面,发现

很多鸡胗小块都在方便面的下面,可我已经上传了图片,马上跟他们说:“为什么你们不把鸡胗放在面的上面?我已经告诉过你们,我会拍照,你们很可能会因此不达标!”

安吉的孙子马修在旁边说:“我奶奶说惊喜更重要……”我怔了怔,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。对他们来说,将很多鸡胗藏在方便面里,这是他们能给出分量很重的惊喜了,所以他们更期待看到我掀开谜底后开心的表情,而不是现在这样严肃的样子。

我还是觉得有点无厘头,又问安吉:“就算是你们不通过?因为我拍的照就应该是未来展现给游客的饭。”

安吉说:“如果不通过,那我

们以后再努力,但是惊喜就只有这一次——这是你们在家吃的第一顿饭。”

听到这句话,我真是差点要哭了。我联系公司修改后台,重新给晚餐评分,而且我也跟朋友说,这一家我是一定要选的,朋友劝我多想一想,反正接下来还要在其他家庭体验。

可我心里已经有数了,这已经是我最好的体验了,因为他们心里装的是我,而不是那张签约合同。

安吉家最终是入选了,我没告诉她,那顿晚餐,我填了满分10分。

把惊喜看得比达标还要重要的淳朴,这就是斐济的最珍贵的东西之一。



葱花薄荷 毕业于南京大学,留学墨尔本并曾长期旅居。因想为女儿留下“万卷书”和“万里路”的印迹,遂用理科生的思维写感性的文字,用汉语的美写世界的篇章。

巴勒莫

寻找巴洛克

从酒店出发,步行仅几分钟,就到达普雷托利亚喷泉广场。这是西西里首府巴勒莫最有名的喷泉广场,也是当地最早流露巴洛克特质的建筑遗存。

坐落在市中心的普雷托利亚喷泉,诞生于文艺复兴式微与巴洛克悄然萌芽的十六世纪。原始设计涵盖河神、四季神祇、人鱼等男女诸神造像,分布在三层与



水池对应的平台、壁龛与中央柱体之上。雕像摆脱了沉静规整的束缚,姿态优美灵动,线条自如流畅。其舒展动态的审美取向,与后世巴洛克追求动感、戏剧化的艺术语言形成审美共鸣,巴洛克成熟时期又将这种动态表现力推向更富激情与张力的极致。

然而,由于雕像皆为全裸人像,昔日保守的巴勒莫市民曾称之为“羞耻之泉”,而今它是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艺术地标。

坐落于喷泉广场几百米外道路交会处的四角广场,同属于老城区的巴洛克核心游览片区。其设计突破传统街道平直界面的单调,四角均采用凹入的弧形立面,从而为街心广场营造出流动的空间体验。立面装饰着分层排列的浮雕与雕像,通过光影对

比增强立体效果,呈现出华丽而庄严的视觉氛围,是巴勒莫早期巴洛克艺术的标志性杰作。

广场于十七世纪初落成,时值西班牙统治西西里岛时期。喷泉基座雕刻着四季图案,象征岛屿的物产丰饶;中层立有四位西班牙君主的雕像,彰显着对此地的统治权威;顶端则是四尊女神雕像,分别对应广场划分出的巴勒莫四个城区。自然、王权与神权的三层意象依次铺展,共同构筑成留存至今的视觉丰碑。

时近正午,游客逐渐增多。我正要举步离去,广场中央骤然现身一位街头艺人:头戴黑色宽檐礼帽,身披一袭黑色斗篷,表情神秘而冷峻,活脱脱似阿兰·德龙版电影里的佐罗。他先绕场一周,向游人致意,随后抱起吉

他,自弹自唱起来。莫非唱的是《佐罗》的主题曲《佐罗归来》?

见此场景,我起初感到好奇,转念一想,佐罗的勇武、机智、重情,兼具绅士风度与侠客精神,恰与西西里巴洛克那种豪迈、张扬、注重视觉冲击的特质暗自契合,而他在此广场以反抗殖民暴政、为民伸张正义的侠士形象亮相,同样耐人寻味。

沐浴着和煦的阳光,走过两个街区,巴勒莫最宏伟的主教堂巍然屹立于眼前。这座教堂始建于十二世纪,经过年复一年的修葺与扩建,最终形成了多种建筑风格交织并存的独特样貌。古老的诺曼、阿拉伯与哥特式风格尚存,后期增建的巴洛克穹顶则透着饱满气韵,而新古典主义又带来简约、内敛与庄严。诸多元素

汇聚于同一建筑,使之既积淀着厚重的历史感,又呈现出多元风格交融的宏伟气象。

与外部“混搭”的风格一脉相承,其内部空间同样堪称一部微缩的建筑演进史。十八世纪那次重大翻修中,教堂内早先的巴洛克装饰被大量拆除或简化,昔日繁复雕饰被弃用,取而代之的是造型简朴的祭坛与光洁的墙面,从而营造出简约而肃穆的气氛,仿佛在审美意趣上经历了一次回归本真的轮回。不过,那高耸的穹顶与瑰丽的壁画,依然有力地宣示着巴洛克艺术特有的华美风格与戏剧张力。

喷泉广场、四角广场与主教堂,三者共同演绎了巴洛克风格从萌芽、兴盛到融合演变的脉络,勾勒出西西里独具一格的巴洛克艺术气韵。



丁亚芳 出版社编审。热爱旅行、文学。